

槟榔树是一种热带植物,属棕榈科常绿乔木,其果实呈长圆形或卵球形,类似橄榄,略小于鸡蛋,颜色橙红,可作食用,亦可用药。原产于东南亚,我国引种栽培的历史已有1500多年,海南岛、台湾、广西、云南等省很早就有种植。古籍中也很早便有关于槟榔的记载,东汉杨孚的《异物志》中就有关于岭南越人嚼食槟榔的记载。晋人嵇含的《南方草木状》载:“槟榔树高十余丈,皮似青桐,节如桂竹。……森秀无比,柯端有顶叶,叶似甘蔗,条脉开破,仰望眇眇,如插丛蕉于竹杪,风至独动,似举羽扇之扫天。叶下紧数房,房缀数十实,实大如桃李。”宋人赵汝适撰《诸番志》云:“木如棕榈,结子叶间如柳条,颗颗丛缀其上。”宋人苏颂的《本草图经》亦载:“槟榔,生南海,今岭外州郡皆有之。大如桃榔,而高五、七丈,正直无枝,皮似青桐,节似桂枝;叶生木巅,大如楯头,又似芭蕉叶;其实作房,从叶中出,傍有刺若棘钺,重叠其下;一房数百实,如鸡子状,皆有皮壳,肉满壳中,正白。”由此可见,槟榔很早就受到古人的关注,且自从岭南产槟榔之后,槟榔愈来愈受到当地乡民喜爱。

古代两广、福建、云南、四川等地,均有嚼食槟榔的习惯,在嚼食槟榔的地区中,又以广州为甚。清人张渠在《粤东闻见录》中说:“粤人最嗜此果。”为什么粤人如此嗜食槟榔呢?笔者从古籍和地方志中获得一些资料,从槟榔的药用和社会功用两方面进行探讨。

### 一、槟榔的药用价值

地处热带、亚热带地区的岭南地区,在古代一直是中原人裹足的“瘴疠之乡”,这里山多地瘠、民贫、气候恶劣、蛇兽横行。尤其是“瘴疠”,仿佛瘟疫一般,令人闻之色变。《隋书·地理志》载:“(岭南)大率地下湿,皆多瘴疠,人尤夭折。”清人范端昂在《粤中见闻》中记载:“岭南岁中风雨暖寒,罕应其候,蒸变为瘴。非烟非雾,蓬蓬勃勃。”“(瘴气)春曰‘青草’,夏曰‘黄梅’,秋曰‘新禾’,冬曰‘黄茅’,又有曰‘桂花’,‘菊花’者。四时不绝,而春冬尤甚。”“四瘴中,青草、黄茅尤毒。”这些瘴毒,人中了之后的症状或似中暑,或似伤寒,“当八九月间,黄茅际天,人行其间,若为灾毒所焮,昏眩烦渴,轻则寒热往来,是谓冷瘴。重则蕴火沉沉,如坐炉炭,是谓热瘴”,甚至“瘴毒灌于心脾,不可药治”<sup>[1]</sup>。

面对这种情况,生活在“瘴疠之乡”的人们当然要尝试用各种方法来抵御瘴毒,乡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发现“槟榔解毒”之法,于是开始大量嚼食槟榔,以此来抵御瘴毒。据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载:“询之于人,何



为酷嗜如此?答曰:‘辟瘴、下气、消食。食久,顷刻不可无之,无则口舌无味,气乃秽浊。’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亦载:“岭南人以槟榔代茶且谓可以御瘴。……槟榔之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盖每食之,则薰然颊赤,若饮酒然。东坡所谓‘红潮登颊醉槟榔’者是也。二曰醉能使之醒。盖酒后嚼之,则宽气下痰,余醒顿解。三曰饥能使之饱。盖饥而食之,则充然气盛,若有饱意。四曰饱能使之饥。盖食后食之,则饮食消化,不至停积。”“槟榔赋性疏通而不泄气,禀味严正而更有余甘,有是德,故有是功也。”<sup>[2]</sup>清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内篇说林》云:“鸩之毒也,犀可解之;瘴之厉也,槟榔苏之。有鸩之地,必有犀焉;瘴疠之乡,必有槟榔。天地生物之仁,亦消息化之理有固然也。”<sup>[3]</sup>屈大均《广东新语》说:“槟榔入口则甘浆洋溢,香气薰蒸,在寒而暖,方醉而醒,既红潮而晕颊,亦汗珠而微滋,真可以洗炎天之烟瘴,除道远之渴饥。”清人汪昂在《本草备要》里,用十六字概括其功能道“醒能使醉,醉能使醒,饥能使饱,饱能使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说槟榔可以“治泻痢后重,心腹诸痛。大小便秘,痰气喘息,疗诸瘧,御瘴疠”。现代医学也证明:槟榔子,含槟榔碱和鞣酸等,可食用,中医学上用为消积、杀虫、下气行水药,性温、味苦辛,主治虫积、食滞、脘腹胀痛、水肿脚气等症。常嚼食槟榔可以避瘴气,助消化,解疲劳,防虫齿。

正是槟榔“疗诸瘧,御瘴疠”的功用,使得“嗜食槟榔”的习俗很早就在岭南地区盛行,而岭南地区又以广州为甚。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一书中记载:“唯广州为甚,不以贫富、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食饭,唯嗜槟榔。富者以银为盘置之,贫者以锡为之更啖。夜则置枕旁,觉即嚼之。中下细民,一日费槟榔钱百余。”清人屈大均《广东新语》亦载:“粤人最重槟榔”,“日食槟榔口不空”。

受粤人嗜食槟榔之风的影响,外地人初到广州,本来不敢吃它,但住了一年半载之后同样嗜食槟榔。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说:“余始至不能食,久之亦能稍稍。居岁余,则不

## 粤人嗜食槟榔习俗探析

可一日无此君矣!”此外,连居住在广州的外国侨民也嗜好成习。宋人庄绰《鸡肋编》记载:“广州波斯妇,绕耳皆穿穴带环,……家家以篾为门,人食槟榔,唾地如血。”

据古籍记载,粤人嚼食槟榔时相当讲究,还习惯配合别的药物、香料,如萎叶、蚬灰、丁香、桂花等。嚼食槟榔配合药物、香料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减弱槟榔的苦辛味,另一方面是相互配合提高疗效。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记载:“取而瓜分之,水调蚬灰一株,许于萎叶上,裹槟榔咀嚼……无蚬灰处,只用石灰;无萎叶处,只用萎藤。广州又加丁香、桂花、三赖子诸香药,谓之香药槟榔。”其中萎藤又称扶留藤,为藤科蔓生植物,蚬灰又称古贡灰。宋人苏颂的《本草图经》载:“(槟榔)得与扶留藤与瓦屋子灰同咀嚼之,则柔滑而甘美。”明人王士性的《广志绎》载:“俗好以萎叶嚼槟榔。”明《统志》云:“藤叶嚼槟榔,万室通醅酿。”清人屈大均《广东新语》亦载:“杂扶留叶、榔片食之,亦醉人。”粤人嗜食槟榔的风气,一直延续了好几个世纪。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之际,不同地区还根据槟榔的不同处理方法赋予槟榔不同名称:实未熟者曰槟榔青,青,皮壳也,以槟榔肉兼食之,味厚而芳,琼人最嗜之。熟者曰槟榔肉,亦曰玉子,则廉、钦、新会及西粤、交趾人嗜之。熟而干焦连数者曰枣子槟榔,则高、雷、阳江、阳春人嗜之。以盐渍者曰槟榔卤咸,则广州、肇庆人嗜之。日暴既干,心小如香附者曰干槟榔,则惠、潮、东莞、顺德人嗜之。当食时,卤咸者直削成瓣,干者横剪为钱,包以扶留,结为方胜,或如芙蓉之并跗,或效蛱蝶之交翻,内置乌爹泥石灰或古贡粉,盛之巾盘,出于怀袖,以相酬献<sup>[4]</sup>。

由此可见,能够“御瘴疠”的槟榔在岭南人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东汉到明清,嗜食槟榔的习俗都在一定程度上为粤人千百年来在岭南安然生活提供了保障,使粤人在医药不发达的古代战胜了瘴疠,得以千百年来长居岭南健康生活。

### 二、槟榔的社会功用

自古以来,粤人对槟榔就有着特殊的感情,槟榔是他们须臾不可离开的物品,这使得槟榔逐渐从仅具有单一的药用价值向民间礼俗方向渗透发展,最后演变成具有较普遍意义的社会功用。首先,广东古代居民盛行用槟榔待客,成为一种礼节习惯。但凡亲友来访,不送茶水,先以槟榔为敬,认为这是最好的招

# 周恩来选择中共原因探析

李永强 吕志娟



对周恩来影响最大的中共地下党员王兴纲

周恩来(1884—1964),字敬孚,河北保定人,著名的爱国将领。他曾任晚清管带,北洋军官,国民党将领,共产党高级军事顾问,建国后历任河北省监察厅厅长,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河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等职。在他坎坷的人生历程中,1940年是一个重大转折。在当时中国

共产党的力量还不够强大的时候,周恩来毅然选择了离开国民党的军队奔赴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么,周恩来为何在年过半百之际作出如此重大的人生选择?对此问题的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老革命家的心路历程,而且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力与中共革命成功的原因所在。

## 一、国共双方政策的对比

周恩来出生在晚清社会动荡的年代,早年参加同盟会,民国建立后曾任保定军校教

官并在皖军中任过职。保定军校停办后,他应商震之邀到晋军中,以后便多次参与新旧军阀之间的混战。国民政府统一后,由于各派之间的矛盾,战争依然没有停止。中原大战之后,他逐渐厌恶了连年不断的内战,一度有脱离军队的想法。但不久,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此时周恩来正在山西长治练兵,他当即召开了军民抗日救亡大会,喊出“穷小子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而这时的蒋介石国民政府正在集中力量围剿红军革命根据地,对日本的侵略没有进行有效的抵抗,使大片国土沦于敌手。国难当头国民党政府依然全力剿共,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主义的政策令周恩来非常失望。

1933至1936年间,日本加紧侵华步伐,策划华北自治,北平、天津一带局势分外紧张,国民党当局依然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精神指导下,集中力量围剿红军,对日本的侵略不断退缩。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同意日本提出的撤退国民党河北各级党部,中央军撤出河北,取缔一切抗日活动等无理要求。11月,商震的三十二军官团奉命从北平南撤,时任军官团教育长的周恩来亲率学生大队,冒着凛冽的寒风从南苑营房徒步开拔,南撤至河北邢台。南京政府本希望通过满足日方的要求来换取政局的稳定,但换来的却是日本更加得寸进尺的进逼。

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在国民政府步步退让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则积极号召全国人民

进行抗日斗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救国。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在周恩来等人斡旋下,蒋介石被释放,并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全民族共同抗日的良好局面。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民族危机面前,共产党人没有趁机致蒋于死地,反而放弃反蒋政策,逼蒋抗日,选择了最有利于国家民族利益的解决方式。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为团结抗日不计前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了蒋介石的做法十分钦佩,进一步增加了对共产党的好感”<sup>[1]</sup>。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战场局面非常被动,共产党方面利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取得平型关大捷,使周恩来看到抗战的希望。周恩来对八路军十分钦佩,曾公开说:“要扭转败局,非学八路军不可。”<sup>[2]</sup>周恩来十分关心时事,经常看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并阅读了《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等书籍,尤其是读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等书,使周恩来很受启发,对抗战前途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加深了了解。曾经有一名周恩来的学生从延安来,把延安抗日民主的一些生动事实讲给他听,使他对延安充满了向往。经过对国共双方的对比,周恩来认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希望就在共产党那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才能拯救中华民族的危难。这样,他对国民党的反动

待方式。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曰:“客至不设茶,唯以槟榔为礼。”欧阳询的《艺文类聚》也引《南中八郡志》云:“槟榔,土人以为贵,款客必先进,若邂逅不设用,遂相嫌恨。”明黄佐《广州通志》亦载:“人事往来,以传递槟榔为礼。”清人彭奕门《岭南竹枝词》云:“妾家谿口小迴坑,茅屋藤扉粉粉墙。记取搭阴最深处,闲时来坐吃槟榔。”可见由晋及清一千五百多年间,岭南人一直以槟榔为尚,用之待客,盛行不衰。其次,槟榔还普遍用于婚姻礼仪,在婚俗中成为必备之物。西晋嵇含《南方草木状》载:“槟榔……彼人以为贵。婚族客必先进,若邂逅不设用,相嫌恨。”此外,广州地方志中出现了许多有关“婚俗用槟榔”、“以槟榔为礼”的记载:婚礼用槟榔、扶留叶、椰子、芝麻、枣、菜之属……而尤以槟榔为重……<sup>[3]</sup>。聘用槟榔茶果之属,曰过礼<sup>[4]</sup>。婚礼用槟榔,以当委禽<sup>[5]</sup>。婚姻必以槟榔萎叶茶果之属,曰过礼<sup>[6]</sup>。婚姻以槟榔、鸡酒为礼<sup>[7]</sup>。不论男

女率挟槟榔而行,交会、约婚咸以槟榔为礼<sup>[8]</sup>。最后,槟榔还广泛用于祭祖和祝寿等场合。清人李调元《粤东笔记》载:“七月初七夕,为七娘会,乞巧。沐浴天孙圣水,以素馨茉莉结高尾艇,翠羽为篷,游泛沉香之浦,以象星槎。十四祭先祠,例为盂兰会,相餉龙眼、槟榔,曰结圆。”

由此可以看出,自魏晋以后,由于深受人们的喜爱,槟榔在广东居民生活习俗中的地位逐渐提高,超过了它本身的药用作用,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礼果,在各种礼节习俗中发挥着其象征作用,待客、婚姻和祭祖中,槟榔都不可或缺,以此来表示宾主友好、吉祥如意、生活幸福、健康长寿。

槟榔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以上只是从其药用价值和社会功用方面进行了探析,槟榔因其“御瘴疠”的药用价值受到粤人的欢迎,融入其日常生活中,并逐渐向民间礼俗方向渗透发展,成为一种礼俗的象征之物而被社

会各阶层广泛使用,成为款客及婚俗、祭祖中的必备之物。罗浮道人李亦仙的解释正是当时槟榔礼俗的佐证:“槟作宾传唤,榔犹呼作郎,订婚和款客,珍重已名将。”

## 参考文献

- [1] 闻叙. 专访.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刻说铃本,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史部 249 册[M]. 齐鲁书社, 1996.
  - [2] 范端昂. 粤中见闻(卷二)[M].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
  - [3] 罗大经. 鹤林玉露(丙编卷一)[M]. 中华书局, 1983.
  - [4] 章学诚. 文史通义(卷四)[M]. 中华书局, 1985.
  - [5] 屈文均. 广东新语(卷二十五)[M]. 广文书局, 1978.
  - [6] 戴肇辰. 光緒《广州府志》卷十五《风俗》, 光緒五年刻本影印, 中国地方志集成, 广东府县志辑第 1 册[M].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 [7] 陈伯陶. 宝坻《东莞县志》卷九《风俗》, 民国十六年铅印本影印, 中国地方志集成, 广东府县志辑第 19 册[M].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 [8] 乾隆《钦定大清一统志》卷三百三十九《广州府》, 乾隆二十九年刻本影印, 天津四库全书, 第 164 册[M]. 商务印书馆, 2005.
  - [9] 舒德官. 嘉庆《新安县志》卷二《风俗》, 嘉庆二十四年刻本影印, 中国地方志集成, 广东府县志辑第 18 册[M].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 [10] 乾隆《钦定大清一统志》卷三百五十三《嘉应府》, 乾隆二十九年刻本影印, 天津四库全书, 第 164 册[M]. 商务印书馆, 2005.
  - [11] 黄佐. 嘉靖《广州通志》卷二十《风俗》[M]. 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 1997.
-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